

是关于永恒的故事。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童贞女

Muttersohn
Martin Walser

【德国】马丁·瓦尔泽 著

黄燎宇

之子

译林出版社

童贞女

Muttersohn

Martin Walser

之子

—— [德国] 马丁·瓦尔泽 著 —— 黄燎宇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贞女之子/(德)马丁·瓦尔泽著;黄燎宇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447-6565-7

I. ①童… II. ①马…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211888号

Muttersohn by Martin Walser

Copyright © 2011 by Rowohlt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305号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书 名 童贞女之子

作 者 [德国]马丁·瓦尔泽

译 者 黄燎宇

责任编辑 王 蕾

原文出版 Rowohlt, 20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3

插 页 4

字 数 235千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565-7

定 价 5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目 录

一	为了生命	1
二	如此一生	147
三	我的彼岸	221
四	继续生活	285
五	最后的消息	401

一 为了生命

埃瓦尔德,我叫珀西。他把身后的门带上后说道。他敲门的时候埃瓦尔德没有理会。珀西说他理解埃瓦尔德为何不理睬。既然是在隔离区,敲了门再等着屋里的人说请进就会显得很虚伪,因为敲门的人都有开门的钥匙。

埃瓦尔德躺在铺开的床上。他睁着眼睛躺在那里。他的右脸发红,结疤了,右手也一样。他的右手搁在胸口上。手里捏着一部手机。这只能意味着他在等待什么,他等待的一定来自手机。珀西说:我坐桌边的椅子。坐下后他没说话。他不是在接受,他只是不说话。埃瓦尔德突然坐起身来,套上摆放在床下的一双黑鞋,然后躺下,望着天花板。很明显,他不想让人看到他没穿鞋的样子。黑色便鞋,黑袜子,黑裤子,黑色长袖衬衫。袖口的纽扣是镶金的红色宝石。肉红玉髓,珀西想。穿鞋的时候,埃瓦尔德的手机一直捏在手里。

他们就这样待着。不说话。待了两三个钟头。过后珀西站起来,

朝门口走去，打开门，说：我不想让你感到奇怪。上过这里的护理学校之后，我跟谁都以“你”相称。教授让我学过拉丁语。拉丁语里面没有“您”。从此以后我跟谁都以“你”相称。这感觉就像在说拉丁语。也就是一种感觉。再见，埃瓦尔德。

出去之后，珀西尽可能轻声地把门锁上。

有两种感觉珀西不知为何物：恐惧和急躁。

5月的一天，春回大地，医院的林中道路上人多了起来。有家属陪伴的病人，无家属陪伴的病人。珀西还听到有人大声向他问好。这是一个护理。他正领着几个病人去做检查。珀西也向对方问好。他还及时想起这是谁。是独眼阿尔方斯。他和他都是从这里的护理学校毕业的。也许我们还会碰面，独眼阿尔方斯大声说。热切盼望，珀西大声回应。他想起阿尔方斯失去了一只眼睛。为了制服一个癫狂病患者。这是教授告诉他的。教授还说，阿尔方斯没还手，打不还手成了阿尔方斯的徽章。珀西和阿尔方斯彼此喊话时两人都挥手致意。

珀西走到喷泉广场，这里算是医院的中心。这时有人拦住他。一个坐在低矮的喷泉水池边沿上的年轻人突然起身，站在珀西跟前。但他随即非常友好地让出刚刚被他封锁的路，同时说：请！现在每个人都从弗里德莱因·福格尔身边走过，施卢根男爵肯定不想例外。

珀西没有后悔的习惯，不管是自己说的、自己做的还是自己造成的事情。只有当他遇到别人调侃他的姓氏或者姓名的时候，他才感觉这一定是自己话多造成的。这几年他走访过多瑙河—博登湖地区的许多牧师家庭或者精神病院。如果不是牧师家的女厨，就一定是州

立精神病院的医生和护士给他编织了过于五彩斑斓的荣耀花环。施卢根男爵？他想不起自己跟谁说过他母亲希望施卢根一家曾经是贵族。她在研究家谱。

这个自称弗里德莱因·福格尔的年轻人身高至少一米九，而且是细瘦身材，他当作衣服穿在身上的东西显得空空荡荡。他的下巴像船舷，他的粗大喉结可以跟他那尺寸也不小的鼻子争奇斗艳。

他郑重其事地从他的夹克衫衣兜里慢慢掏出几张纸，展开之后说：

如果退回去两周，我不可能埋伏在此。当时我在禁闭区域，哪怕只是二级。从上周起，人们相信我既不会自杀也不会杀人。暂时是这样。我将完成未竟的事业。但是我跟药理学家布鲁德霍费博士讲得很清楚，只要我还是无名小卒，人们就别期望我有什么行动。有政治抱负的自杀候选人，这是他们在这里给我贴的标签。我想发个信号！但是我费了好大工夫才让这些人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成为名作家之后我才可能——铁路工人的表达方式多棒！——发信号。我不缺少成为名作家的本事，但目前还看不到前景。要做思想精英，只有一道令人醍醐灌顶的历史闪电还不够。智商147，语言方面是180。已经有十一家出版社拒绝我的书稿。退稿信出自低能儿之手，句子结构惨不忍睹。这恰恰证明我的稿件是多么好。我没有文学抱负，我肩负着一项历史使命。这个道理副刊编辑的脑子没法理解。美国当局必须明白，今天的世界不是通过战争创造和平。如果没有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个在世俗世界享有声望的作家去白宫前面自焚，这个热衷于战争的政府就不会停止行动。自从发表这一看法以后，我就受到中情局和摩萨德的迫害。我已十五次向联邦内务部提出人身保护申请，他

们却没有任何反应。他们当然不会有反应。中情局和摩萨德沆瀣一气。随着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我们习惯了一个想法，即战争已是这个世界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我们首先制造问题，然后通过战争解决问题。我们当然时不时地讲讲这个或者那个美国总统的笑话。他们总是一个比一个更头脑简单。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不必为我们的霍亨索伦王朝^①感到难堪了。抵抗已是过眼云烟。只有胡思乱想者才对《基本法》第20条第4款^②感兴趣。譬如我。如果中情局或者摩萨德让我消失，没有谁会感兴趣。如果我作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去白宫前面自焚，美国巨人会吓得目瞪口呆。一个享誉世界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白宫前面自焚。自焚的时候我跟其他所有人一样自私。柏拉图说：一个人只有考虑了别人的利益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有人想知道这句话的出处，我可以补上。现在，我写点什么才能满足自己的使命？诗歌。我给你们朗诵我最新的诗歌，好让你们知道有什么事情面临危险。朗诵：

我是神圣的理念，
装饰世界最淫荡的茎蔓。

无我，世界是一个
没有植物的花盆。

然后他问：还要念吗？

珀西说：巴不得。

① 霍亨索伦 (die Hohenzollern) 为勃兰登堡—普鲁士 (1415—1918) 及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统治家族。威廉二世为其末代国王和皇帝。

②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0条第4款阐明德国人有权抵抗任何废除宪法秩序的企图。

他接着念：

我离你而去，

免得你有同样遭遇，

孤独是一块黑色的冰砖，

男士背心却雪白耀眼。

他将纸叠起来，递给珀西，说：我现在尝试写诗，你觉得这想法如何？

我羡慕你，珀西说。

您可知道，瘦高个说，我发现，世上无歪诗，所以我想到了写诗。一首诗总是可以表达一切。而且用很小的篇幅。这点很吸引我。谁要相信世上有歪诗，谁就是骗子或者刑讯者或者马屁精。再见。他再次停下脚步，说：如果他撒了谎，他现在就不可能走在路上而不用担心摔跤。在我这里，谎言会破坏平衡。我现在告诉你，我刚刚撒了谎。我承认自己撒谎，不是为了追求道德纯洁，而是因为我撒了谎就要打趑趄、摔跟头。我刚才撒了谎：发现世上无歪诗的人不是我，而是万皇之皇英诺森。还可能是谁！顺便说说：他无论如何也想把我的诗收入他的《舍布林根文集》。但是我觉得为时尚早。我必须首先拥有一本书，一本完全属于自己的书。一本书，这是一根凯旋柱，你可以站在上面，让世人仰视。再见。说完就走，然后又一次停住脚步，说：我需要证人。为了这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我可以把您当证人吗？

随时都可以，珀西说。

谢谢，他说着走了。

珀西听见他嘴里哼着什么。

珀西有一种被接受的感觉，但是不知道在哪里被接受，被谁接

受。也不必知道，他想。特别是在感觉良好的时候。他的良好感觉总是蔓延到脚底。他大步流星，几乎以怪诞的方式走着外八字。昂首挺胸。他很清楚自己走路的样子，他知道，现在谁看见他都会想：这人到底怎么了？这正是他希望的效果。他想表达自己感觉多么好，想展示自己感觉多么好。母亲不止一次告诉他，他胖虽胖，动作倒是很灵活。看得出来，他和他的身体合而为一。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表明他生机勃勃。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表明他的能量绰绰有余，表明他能驾驭自己的能量，他的能量为他服务。这使他所有的动作都显得很美。你是一个没有翅膀的天使，她说过。说了不止一次。听起来总给人一种感觉，仿佛没长翅膀的天使很美。如果他有什么事情让菲尼妈妈不喜欢，她会对他进行最严厉的批评；然后向他表示，如果他有什么事情她不喜欢，她是多么难受。由此，她的表扬显得真实可信。

珀西现在的确感觉如此良好，即便没有母亲源源不断的、颂歌一样的鼓励，他也感觉良好。或者说他感觉良好就是因为母亲给他源源不断的鼓励？现在他感觉好，是因为成功地建立了和弗里德莱因·福格儿的联系。他知道，弗里德莱因·福格儿今天一天，也许再加上明天一天都要赞美珀西。这个最重要。不管到哪儿，他都想成为赞美对象。他觉得，所有赞美之言，不管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的赞美，都会飘浮在空中，然后汇集成一个天穹，成为可以随时拿来欣赏的回音。啊，他现在很高兴。一高兴他就想到母亲。母亲总说自己有指路者。我也一样，珀西说。有一年的12月24日傍晚，大雪纷飞，他在布劳赫林根和默克林根之间的公路上被一辆汽车撞到路边的沟槽里，车没有停。他躺在那里，动弹不得，但还有力气用棍子支着皮帽翘在马路边，所以，驾车路过的施图德牧师看见了大灯灯光照耀下

的棍子和皮帽。施图德牧师刚刚去过布劳赫林根，给当地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们发了圣诞礼物，正驾车返回默克林根。珀西得救了。施救者是施图德牧师。他们从此成为熟人。开春后他去牧师家里登门致谢，牧师的女厨黑德维希告诉他，他甚至成了牧师布道的话题。有一次他自始至终都在讲珀西的故事：夜幕降临时他还行驶在从布劳赫林根回家的路上。突然他看见大灯灯光里出现一根棍子和一顶帽子。棍子支着帽子，从路边沟槽里斜刺上来。他赶紧刹车，走过去，发现一个还能用棍子把皮帽支到马路边的伤者。伤者脑子还清醒，牧师打了急救电话，一直待到救护车到来。他走之前，伤者想知道是谁救了自己。牧师告诉了他。伤者说道：恭喜你！牧师觉得莫名其妙。他问此话作何理解。平安夜，伤者说。伤者的话说得很吃力，因为他现在周身都痛。我恭喜你救了我。啊哈，牧师说。伤者又说：您想想，您会找到答案的。然后人们用担架把他送入急救车。牧师左思右想，终于在三圣王节^①布道时说出道理：他的心中充满感激，因为他有幸在平安夜救人一命。

听牧师家的女厨讲到这里，珀西感叹道：这不是随便一条命！这是我的命！两人大笑。

在黑德维希小姐面前他第一次说起他没有父亲。她当然理解为他年少丧父，或者理解为他的父亲离家出走了。但是他，没有半点自以为是：不对。母亲告诉我，她无需男人就怀上了我。黑德维希小姐竟然毫不诧异！她握着他的双手，说，一见面她就觉得他与众不

^① 每年的1月6日为三圣王节，在德国巴符州、巴伐利亚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为法定节假日。

同。黑德维希姊妹又把事情讲给施图德牧师听。后者高高兴兴地朝珀西走来，说：我们一直在等这么一个人。然后哈哈大笑。珀西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他只好点头。牧师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绝妙的想法，他希望珀西别受他人看法的影响。

每次从医院的树林走到开阔地带，珀西都会驻足欣赏眼前的景色。修道院的景色。这是修道院建筑的北面，即背面，修道院坐北向南，和侧翼建筑构成U字形，让修道院教堂从中拔地而起。从中世纪盛期到中世纪结束，修道院的面积剧增到十二公顷。最终是州精神病院接管了这十二公顷土地及所属的一切。其中至少二公顷依然属于森林。医院的新建筑全都散落在树林之中，所以人们只能看见一座建筑。只有修道院的建筑矗立在树林外面，可以说是在露天里。

珀西感觉到，让修道院的建筑在露天里自由呈现是多么正确，让那些为医院新建的楼房掩映在树林之中并且躲开彼此的视线又是多么正确。这座建筑虽有几百扇窗户，但一点不显庞大，他这个观赏者也一点没有变得渺小。每次他感受到这点时，他都沉湎于这种夹杂着惊奇的舒服感觉。所有的窗户都饰有边框，白色边框，石膏浅浮雕，所以有动感，给强劲的立面传导着动态线条。这幢宏伟的建筑中间部分凸出，其背面也一样。它不仅向外凸出，其顶部线条也向外凸，部分还有挑檐。挑高的不仅是一个屋顶斜坡，挑高起初只挑一半，在一横线处休止，然后再往上挑另一半，最后直指天空。珀西每次走向或者经过这幢建筑的时候，都要把这两个挑檐看个够。双挑檐，这是图书馆大厅的房顶。大厅加画廊需要这双挑檐。左右两边平面延伸的顶部线条在外面结束，在侧翼向前凸出的地方再次挑高。圆形角楼，

这是教授对这些挑檐的称呼。它们为对称构图服务。

每当珀西张口结舌地欣赏这座建筑时，他都暗自承认自己在此欣赏的是对称。他命中注定喜欢对称。不对称使他痛苦。他反对痛苦。他不让任何人任何事控制他。除非他自愿服从某种统治。既然他不可能自愿服从痛苦，他就反对痛苦。世界上没有第二座建筑让他如此赞叹不已。他在这里的图书馆大厅发表了平生首次讲话。也就是演讲。

教授在5月的一个周六对他说：你讲起话来有时像条瀑布。我们真想到这瀑布底下站一站。你明天对病人和家属发表一个讲话。在祈祷之后。

这是5月，教授补充道，这是圣母月。

珀西笑了。与其说发笑，不如说做鬼脸。好的，他说。他时不时地感觉太多了。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太多，他只知道太多。对他来说太多。但是我不做任何准备，他说过。如果对着毫无准备的人发表精心准备的讲话，我会觉得很可耻。

话说周日下午。他先用管风琴酝酿情绪。椅子还空着。但是不断有人进来。然后变得座无虚席。已经有人在站着听。教授坐在第一排。双料博士奥古斯丁·法因莱因教授。珀西知道，没有谁听得像教授那么专心。他的双手想弹什么他就弹什么。不是什么华丽的作品。他倒想把自己弹奏的曲子称为《缩小词^①》。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他一定会称之为《永恒》。在他开始弹奏前，双料博士奥古斯丁·法因莱因教授曾起身发表讲话，他说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聆听安

① 德语语法术语，指“小房子”、“小问题”、“小书本”这类词汇。

东·珀西·施卢根演奏。

教授介绍他的复名时，他想起自己去掌管风琴钥匙的时候教授的秘书露琪亚·迈尔—霍尔希如何招呼他：珀西，每次您从门口进来，我都发现您是安东的长相。说罢便大笑起来。她的笑声出了名，因为她的笑声会阻止别人跟着笑。但是珀西每次都对她讲，他很钦佩她能发出这样的笑声。

珀西面对众人，说：亲爱的朋友们。为了生命。

他没有立刻往下说。这是他讲话中最重要的一环。停顿。他的句子都有停顿做框架。停顿不是尴尬。

他接着讲：他的母亲名叫约瑟芬，因为出生在3月19日。母亲的父亲名叫约瑟夫，但并非3月19日生。^①施卢根一家很奇怪。母亲的母亲是一个不信神的粗人，母亲的父亲本分、虔诚，总是在徒步朝圣途中或者正在为下一次徒步朝圣做准备。

总是父亲约瑟夫和女儿约瑟芬去朝圣。去黑森林的海力根布隆、博登湖畔的比尔瑙，还有布森山，这是上施瓦本地区的圣山。全是圣母敬拜。

母亲总是一路蹦蹦跳跳地跟着去朝圣，自然也跟着祈祷过所有的《玫瑰经》，但是她总感觉自己是旁观者。对于她，父亲成了祭坛上的圣像。但是她一直不好意思对父亲说，她在朝圣过程中内心深处无动于衷。

后来她父亲死了。父亲临死前只有她一人在屋里。他的临终遗言是：你有指路者指引。菲尼，你行。

^① 3月19日是圣约瑟夫纪念日，圣约瑟夫是圣母玛利亚的新郎。

这时她发现，她和父亲体验过的一切都活在她心中。现在她不再是旁观者。现在她的内心深受触动。她的内心一直受到触动。通过她，珀西体会到什么叫触动。她说过，我为了生命而活着。这话她说过不止一次。

又是一个轻轻松松的停顿。

他最喜欢的牧师，克里索斯托穆斯·施图德，在一次布道中说过，神之国在《新约》里面出现了一百二十二次。说神之国的几乎总是耶稣本人。他本人就是神之国。但是在另外一次布道中，施图德牧师又说每人心中都有神之国。他，珀西，承认，神之国这一说法很美。这很有内涵。但是人们不知道内涵是什么。对于他，神之国有类似音乐或者毒品的效果。但是他不能对别人谈论音乐或者毒品。

然后他说，如果他现在说了什么需要解释的话，他会感觉很不舒服。他一张嘴就感觉到在谈论自己。我不能说我知道什么。我只能说我是什么。

现在有一个美妙的希望：他谈论自己的时候离别人最近。每个人离自己都很近。既然如此，所有谈论自己的人彼此很接近。他吸了口气，吸气的声音听得见。对于他，如果一件事情得到证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吸引他的，是不可证明的事情。

随后他愈发自由，告诉众人他跟黑德维希说过，他的母亲告诉他，她怀上他没要男人。黑德维希小姐是一个在默克林根为牧师做饭的女厨，她没有笑他。至少没有嘲笑他。施图德牧师从黑德维希小姐那里获悉此事之后，说：我们一直在等这么一个人。珀西说，此时此刻他不想多讲。但下一回多讲点。他希望如此。对自己的希望。

但他还是补充了一句：天然可信，这是他的最高境界。若要追求